

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建设性的女性主义

王治河 樊美筠

内容提要 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由于自身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偏颇而陷入困境。代之而起的解构性后现代女权主义在“除旧”方面,亦即在挑战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模式上多有建树,但在“布新”方面则乏善可陈,几乎没有提出多少富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此外,对“话语”的痴迷和对生态问题的漠然,也使它无力回应生态文明时代所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建立在过程哲学基础之上的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具有前者所阙失的多元、生态、和谐和共同创造的维度,特别因其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契合,能够成为一股促进世界转变的积极力量,从而在生态文明时代大显身手。

关键词 女权主义 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 过程哲学 生态文明

王治河,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 150001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樊美筠,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150001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

一、引言

如果有人要描绘 20 世纪人类思想史和人类解放运动的政治地图,女权主义是一座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丰碑。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女权主义业已“穷途末路”,“已瘫痪”,已“被活埋”的说法却不绝于耳,因此有了各式各样充斥耳畔的“作别女权主义”的呼声^[1]。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在中国,人们也不无惊讶地发现:曾经成为显学的女权主义也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两难境地。在不少人看来,女权主义是西方文化背景下衣食无忧的白人上层妇女的“无病呻吟”,根本不适于尚需为温饱而奔走的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认为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普遍高于西方世界,无需再搞什么女权主义了;更有不少论者有意无意地把女权主义者与“家庭破坏者”、“悍妇”甚至“荡妇”划上了等号。种种罪名之下,鲜有女性学者、女作家或女性问题关怀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明确

[1]Janet Halley, *Split Decisions: How and Why to Take a Break from Femi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418.

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

[美]菲利普·克莱顿 著 陈伟功 译

内容提要 当今的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理论与实践隔离,系统管理并不“系统”,而西方系统哲学本身并不足以为其提供所需基础。这种基础可由中国传统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过程哲学来提供:中国传统哲学富有系统思想、思维智慧,而过程哲学是西方系统思想中最重要的资源。只有植根于过程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系统管理理论才能产生作用。

关键词 过程思维 管理理论 建设性后现代 中国哲学

菲利普·克莱顿,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加州克莱蒙 91711

陈伟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100024

引言

在西方,商界领袖对系统管理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理解。例如,根据英国标准协会,“管理系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是持续改进组织的政策、程序与过程。”一方面,系统管理聚焦于“蓝图”:“最好的企业,要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愿景的单位来工作。这可能包括信息共享、标杆管理、团队合作、高品质的工作以及环境原理。”这段引言表现了系统思维;另一方面,西方人在谈论“管理系统”时,马上还原为并不系统的具体策略:“管理你的社会、环境和财务风险;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增加顾客和相关方面的满意度;保护你的品牌和声誉。”^[1]对于企业、学校、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的管理者来说,系统管理的视角是绝对必要的。在组织功能极为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难以管理得很好,除非我们意识到:改变组织的任何一个部分,其结果都有可能影响系统的其他部分。

系统管理因此面临很严峻的风险。良好的管理是其本质,但缺乏系统的视角,它就会处于被单一策略取代的风险中。作为管理者,我们经营组织时,其根据是社会、全球和环境的广泛需要,是为了更

此文系作者在华南师范大学 2013 年 6 月召开的“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争得作者同意,特刊发于本刊。这里向克莱顿院长表示致谢。

[1] <http://www.bsiamerica.com/en-us/Assessment-and-Certification-services/Management-systems/At-a-glance/What-are-management-systems/>, 2013 年 4 月 27 日阅。